



母亲的汤圆

◎一心

春节近尾声,元宵压轴,汤圆飘香。

那一个个软糯香甜、晶莹剔透的汤圆,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元宵往事。

记得儿时,每逢元宵,母亲都会推石磨做汤圆。母亲先把糯米洗净,放在水桶里泡胀,然后按水、米适当的比例,一勺一勺地“喂”进磨眼。石磨得慢慢悠悠地推,磨出的米浆晒出的粉子才细腻滑润。做汤圆粉是很磨人脾性的,少年怎知推磨的滋味,只觉得新奇好玩。我帮着母亲推磨,手臂不停地做机械运动,推着推着,那低沉的石磨声便让人昏昏欲睡。稍一急躁,石磨缝里便流淌出粗糙的米浆。母亲赶忙用勺子将它重新喂进磨眼,一边接着手缓缓地推着,一边念诵着:“勤推懒磨……”

磨好的糯米浆用布口袋装起来,捆好,吊在屋梁的挂钩上,这就叫吊浆汤圆粉。滤掉一些水分后,汤圆粉就可以和成团状。母亲包上些红糖、豆沙、芝麻,在手心里搓成圆团放进锅里煮。白白胖胖的汤圆一入沸水就高兴得欢天喜地,尽情地嬉戏玩耍,浮浮沉沉,煞是惹人喜爱。

母亲拿着一个木质的长柄勺,不紧不慢

地拨动着汤圆,锅中袅袅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撩拨得我直咽口水。煮熟后,盛到碗里,大小均匀的汤圆漂浮在清澈的汤面上,圆如珠,白如玉,那种诱惑真是无法形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烫得我咽不得,吐不得,哭不得,笑不得,而糯米的黏劲更为这滚烫推波助澜。我只好用嘴呼呼地吹,等到汤圆稍微凉一点,便用筷子轻轻一夹,圆形的汤圆便一分为二,中间的馅悄然流出,飘逸着一股浓浓的香味。夹半个汤圆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顿时满嘴流香,那软绵绵、滑溜溜、糯滋滋的口感,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让我笑眯了眼。我高兴得边吃边唱:“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要吃汤圆快来买呀,吃了汤圆好团圆呀……”惹得母亲笑弯了腰。

如今,超市里有各种口味的速冻汤圆,也有袋装汤圆粉,做起来都十分方便。平日常吃,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细细思量,是那种推石磨做汤圆,全家齐动手,亲情融融的元宵氛围。

为此,年年元宵节,我们总要回家,和母亲一起推石磨、做汤圆。那香甜在口,温暖于心的汤圆,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母亲的汤圆,母爱的滋味,只有嘴知道,也只有心知道。

三十多天跑遍了十八个村的小伙子跟成了一对欢喜冤家。

对唱或是接唱是花灯表演中一个最有趣的环节,仅有身段而没有优雅而富有情趣的演唱,谈不上精彩。同样的唱腔,同样的开场,主要是唱词的变幻无穷。玩灯人大多经验丰富,脑筋活络,到什么样的人家什么样的门户能编出什么样的唱词,要说得适当、说得不能千篇一律,说得主人家开怀一乐,红包子是一个接一个,玩灯的也表演得越来越起劲。最显示玩灯人聪明才智和水平的则是有观灯人的接唱。玩灯人一个点拨,一旁的观众中立即有人顺势而上,张口就来,就象电影《刘三姐》中的对歌一样。看谁的本领大,最后答不上的就得三缄其口了,而获胜方则趾高气扬,挺直了脖子,唱腔更加高亢,韵味十足,从此成了乡亲们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明星。

现如今,闹花灯是颇能引发大家兴趣的,因为上年纪的想重温旧梦,孩童们则想瞧个新奇和热闹。只是演员们年龄偏大了些、笑容僵硬了些、唱腔呆板了些、花样单调了些,只有演员们卖力的表演,少了互动和共鸣。但我想随着农村文化活动的愈加活跃和频繁,这些传统的东西定会重新得到弘扬,我的童年将会在那种原汁原味的说唱做打、浓妆艳抹里再一次续写。

我在西雅图舞狮

◎江志强

那年,我在美国西雅图市一个名叫甘波港的小镇打工。适逢元宵佳节,当地华人华侨自发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踩高跷、挂彩灯、吃元宵、猜灯谜,诸多活动丰富多彩,气氛火热,吸引了附近数千名中外友人前来参观。我们这些初出国门的年轻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感受着浓浓的乡情、乡音、乡味,像是回到了故土。

我所在的那家华人餐馆的老板,六十多岁,温州人,平素最爱舞狮。元宵节前一天,他特地将店里十二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织起来,开展舞狮活动,并指定我担任“狮头”。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难免有些胆怯。老板郑重其事地说:“我在西雅图这么多年,年年元宵都要耍狮子,年年都当狮头,现在,人老了,没力气了,就靠你们年轻人啦!你得上点心,让老外瞧瞧咱中国人的绝活儿。”

听着老板的话,年轻的我顿时热血沸腾起来。

说干就干,先听老板讲解,接着进行练习。我的搭档名叫李二牛,来自东北,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他的角色是狮身。由于体能充沛,领悟力强,不到两个小时,我俩便配合得天衣无缝,将狮子舞得像模像样了。谁知,李二牛那家伙很不争气,不小心扭了脚脖子,骨折了。没办法,老板只得换人。可店里就这么几个人,连替补队员都找不到。

关键时刻,一位名叫约翰的当地年轻人来到了我们面前,他毛遂自荐,想替换李二牛。我认得约翰,他在附近一家电脑维修店工作,人很厚道,我那有限的几句英语就是约翰教的。经得老板同意后,约翰成了我的新搭档。

本以为约翰领悟力不够强,没想到,这家伙猴精猴精的,一眨眼的功夫,竟学得有模有样。

表演正式开始了,现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我在前面扮演狮头,将又圆又大的狮头高高举起,狮子的大嘴一张一合,我用力控制着方向、节奏,约翰伏在我的身后,猫着身子,紧紧抓着我的腰,随着我的节奏上串下跳。我们一会儿跳跃,一会儿打滚,一会儿抖毛,同时,我们还做出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时而玩跷跷板,时而又来一个前空翻。

毫无疑问,我们的舞狮活动,将小镇的元宵节氛围推向了高潮。观看舞狮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点赞。

舞狮结束后,兴奋的老板紧紧握住了约翰的手,邀请约翰来他的店里工作。本以为约翰会拒绝,谁知他爽快地答应了。他对老板说:“我想当狮头,想学踩高跷,还想学做花灯,中国的东西太有意思了,我也想沾点吉祥气……”

此后不久,我离开了西雅图,但与老板和约翰时常保持着联系。听老板说,约翰对中国文化充满痴迷,不但学会了舞狮、舞龙、抖空竹,还学会了剪纸、吹唢呐。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还有唐诗宋词,这个聪明的美国小伙子,渐渐成了一名“中国通”。

又见花灯

◎严巍

在我的记忆里,元宵闹花灯算是年少时代里最刻骨铭心的一幕了。当闹花灯那鲜活的妆容和灵巧的表演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孩子象脱离了主子缰绳的猴子,大人们再也捉不住他们的尾巴了。

花船和挑花担,是最勾引年轻男子目光的节目,不仅仅是道具精美、嗓音嘹亮、烛光烂漫,主要是浓墨重彩、锦衣缎袖的角儿让人魂不守舍。主角均是正值芳华、姿容秀丽的年轻女子,大红大绿,描花绣凤的贴身小衣小袄系着苗条的身段、焉能不让年轻男子伸长脖子、一路相随?当脆亮、清澈的腔儿一出樱桃小口,就象夏日山涧里的一股清泉,洒在了身边的每一分土地和每一寸细胞。尤其是那左顾右盼的眸子,波光闪闪,灿若晨星,看你?瞅他?转瞬之间,亦扫描了现场或深情或陶醉或着迷的包含了无数内容的目光。俊朗的面容,深意味的笑,羞怯的渴望,在花船妹子的心灵深处早已烙上了刻骨的记忆。少时,花船姑娘、花担儿妹妹在整个正月热闹的奔忙巡演中成全了一个又一个单身小伙,一对又一对鸳鸯在四乡八里的走村串户中修得了同船渡,就象舅家的大表姐,第二场正月花灯还未收场,就被一位尾随了

